

靜々的頓河 2

M・唆羅訶夫原著

趙洵 黃一然 合譯

靜靜的頓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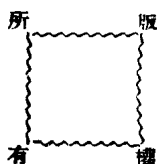
(2)

著 夫 訶 羅 唆 M

譯 合 然 黃 洵 趙

光明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初版發行



靜靜的頓河 2 (全一冊)

實價國幣七角 (外埠酌加郵費)

著者	M 峻羅訶夫
譯者	趙一然
發行者	王澄
印刷者	光明書局

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二百八十五號

光明書局

門市部 福州路二六七號 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

M. 唆羅訶夫
“靜靜的頓河”的作者

序

一年前，我們對於M·梭羅珂夫以及他的作品，從來不曾注意；我們全不是讀文學的，接近文學的作品，只是從人所熟知的名著中，抽來讀讀。

去年春天，其方把賀譯的『靜靜的頓河』第一部介紹給我們，由此才得到讀這部大著作的機會。當我們讀完了以後，很希望能夠再讀到續譯本，然而一直到下半年，還是毫無消息。因此我們就想要讀到原文和英譯本；一方面我們需要知道什麼是『在戰爭的持續間却生長了沈鬱的憎恨』，什麼是『逼近目前的革命預兆』，這些情形是怎樣驚擾了頓河的哥薩克；另一方面我們也被作者偉大的筆力所吸誘，主

要的還是爲了作者在描寫世界史上一大變革中，小市民的轉變這一點，是使我們決意要讀到全文的原因。文學不是歷史，然而文學確是歷史的反映，『靜靜的頓河』不僅是反映了歷史的一個程序，而且指示了這一歷史程序中必然的前途；本書的作者，他並不故意掩飾歷史的醜惡，對於革命也並不誇張其詞，小資產階級之階級意識的易於動搖，他算是盡情地揭露了。唆羅珂夫的成功，應該歸功於在革命的實踐上，得到了學問。

於是我們就覓得原文和英譯本：同年十一月，杏城自哈爾濱購得原文，寄贈趙君。我自己就在上海購得英譯本（And Quiet Flows The Don: Mikhail Sholokhov, Translated by Stephen Garry, Putnam, London.）。

讀後，我們決定把它部分地續譯出來。

可是幾個月以來，在教書上分去了許多時間，所幸我們在兩個月以前離開了學校，能夠專心從事翻譯。到現在我們才算繼賀譯本之後，從第三部譯起，到格黎高

里·潘特雷葉維慈在戰場上受傷以後，從醫院回到家裏爲止。可是『在戰爭的持續間却生長了沈鬱的憎恨』的事，這裏還不過下了一些細微的種子，戰爭還要繼續下去，革命還沒有到來。

本書的譯文，是趙洵君根據原文，我依據英譯文，逐章對照而譯成的。遇有不同的地方，全以原文爲根據。全書的譯文，我們盡力求其通俗。這裏，趙君對譯文的認真和努力，是使我十分感動的。譯文完成後，前後共修改四次，最後一次，在修辭上，是我根據英譯本加以潤色的，如果有錯誤的地方，我應該負更多一點責任。至於人名等，爲使讀者易於記起前書的事物計，完全與賀譯本一致。

然而我們對於翻譯，尤其是文學作品，無論在那一方面，是沒有經驗的，可說這次是我們大膽的嚐試，因此我們誠懇地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指正。

『靜靜的頓河』一二兩冊，僅佔全書四分之一。賀譯本是包括第一二兩部的，本書僅是第三部全部而已。我們很希望有人能夠把這部工作做完，但是像魯迅先生

所說：『能否實現，却要看這古國的讀書界的魄力而定了。』

至於賀譯本『靜靜的頓河』第一冊，我們曾經對照着原文讀過了，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刪去和修改了的，這大概譯文是根據德譯本重譯的原因。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們打算把它補譯出來，使讀者有窺全豹的機會。

黃一然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於上海

第三部

一

娜達爾亞回到公婆家裏的那一天，是一九一四年的三月，和暖的愉快的春天的日子。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慈用青灰色的乾樹枝，正在修理破籬笆。掛在屋簷上面的，那銀白色的冰柱滴着水，水流過的地方，像黑油一般地留下了痕跡。

金紅色的溫暖的陽光，射在融化着雪的土堆上。田地已經耕好。滿佈在頓河四周的小山上，那粉白色的土角上，初春的小草，翡翠般的綠了。

娜達爾亞變得非常瘦弱。她從公公的後面過來，用她的脆弱的變成弧形的頸子，行了一個禮。

——您康健嗎？親愛的爸爸。

——娜達沙！歡迎呵，親愛的，你好嗎？——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慌張地說，乾樹枝從他的手裏溜了下來，零亂地散落在地下。——你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呢？啊，啊，等一等，媽媽看見你準要高興得了不得呢。

——我來啦，爸爸，——娜達爾亞猶豫地把手伸出來，將身子轉過去，——假如你不攔我出去的話，我就要長住在你這裏了。

——呀，你說什麼話，親愛的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格黎高里來信說……對於你的康健很關心呢。

兩人一齊進了屋子。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慌忙地興奮地跛着。

伊列尼慈娜擁抱了娜達爾亞，她同平時一樣，成串的眼淚掉着，嘴裏也喃喃

地，還閃着她那潮濕的眼皮。

——謝謝上帝，媽媽，我……來啦……

董亞士珂兩頰紅紅的，從院子裏跑進廚房裏來，抱住了娜達爾亞的兩膝。

——沒羞的，簡直把我們都忘了。

——真多嘴，母狗。——父親很嚴勵地向着她喊。

——你真長大起來了——娜達爾亞向董亞士珂問好，緊握着她的兩手，并且把眼光射在他的臉上。大家一起說着話，彼此都插着嘴，打斷了話頭，有時也沈靜一會。伊列尼慈娜用手掌托住了下巴，很悲哀地看着不像從前的娜達爾亞。

——你不再回去了吧？——董亞士珂握着她的兩手，試探着問。

——有誰知道他……

——為什麼還要住在那裏呢？你是他的髮妻，他會回來的，你留在這裏吧！

——衣列尼慈娜決定了她的意思，並且爲了招待她的媳婦，把泥茶杯和破碟子在棹

子上推來推去。

娜達爾亞經過了長期的躊躇之後，才回到公婆這裏來的。最初她的父親不放她出來，所以曾經口角過，以至於聲斥過。自從這次恢復了康健之後，她看見了她的親人像陌生的一樣，而家庭也像生人的家；試驗過的自殺，使她和親人疏遠了許多。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茲自從格黎高里去服役以後，設法勸着她，使她回到梅爾葉珂夫的家裏來，想法子使格黎高里和她講和。

從這天起，娜達爾亞就住在梅爾葉珂夫家裏了。達爾亞在表面上沒有用什麼來表示她的不滿；波瑞特羅是和氣而且親善的，董亞士珂對娜達爾亞是非常的熱情，以及老人們是慈心的愛護，達爾亞對這些總是不平地看着。

在娜達爾亞搬回公婆家裏的第二天，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茲叫董亞士珂寫了一封信給格黎高里：

『親愛的兒子格黎高里·潘特雷葉維茲 我們把親人心裏的敬意寄給你，

你的母親瓦西利亞·衣列尼慈娜給你親人的祝福，你的哥哥波瑤特羅·潘特雷
葉維慈向你鞠躬，同他的妻達爾亞·瑪特維夫娜祝你康健和平安，你的妹妹董
亞士珂給你鞠躬，同家中一切都給你問好。你在二月五日所發的信，我們已收
閱了，我們從衷心裏感謝你。

假如像你所說的那樣，你的馬磕傷了的話，給它擦點藥；你知道，如果路
不滑或者沒有冰霜的話，那麼後腿不用釘馬掌。你的妻娜達爾亞·密浪諾夫那
和我們一塊過活，她很康健而且平安。媽媽寄給你一點櫻桃乾和一雙毛襪，奶
油和各種的禮物，望查收。我們都很康健地生活着。要告訴你的是達爾亞的小
孩子死去了。你的馬在馬廐裏養着，波瑤特羅替你看護得很好。牛產了犢。老
牝馬發乳了，在它的肚子裏的小畜生，看得見在動着，我們等到第五個禮拜，
就給它命名叫「頓河」。

我們因為你的服役而很高興，上司又很看重你，你應該盡你的責任做事，

替皇帝服務，你一點不能馬虎的。娜達爾亞將永遠和我們在一塊住下去，關於這件事，你應該仔細想想。牛酪週那天，野獸咬死了三隻羊，這真是不幸的事。好，上帝保佑你，不要忘了你的妻，她是一個和藹的女人，而你是要遵守法律的。不要失掉你的戰壕，聽父親的話！——你的親人老下士梅爾葉珂夫。
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慈。」

格黎高里服役的那一團，正駐防在距離俄國和奧大利的邊境僅四俄里的拉得基微羅窩地方。格黎高里不常寫信回家。關於娜達爾亞回到父親那裏的事，並沒有做任何正式的答覆，祇請求他的父親轉向她致意。信的內容既支吾又馬虎。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慈拿這信叫董亞士珂或波瑤特羅讀了幾遍，猜想字裏行間的格黎高里的意思。在復活節前，他在信裏直接提出了關於娜達爾亞的事，來問格黎高里：當服役完畢的時候，是回來同妻一塊過活呢？或者同以前一樣和阿珂新亞在一塊住。

格黎高里對這個答覆推延了很久，在聖靈節後，家裏才收到從他那裏來一封短短的回信。董亞士珂讀得太快，字尾也讀得太不清楚，所以使潘特雷葉·普羅珂菲維慈除了無數的問好和祝福外，很困難地了解信裏的意思，在信尾上提起了娜達爾亞的事：

「……你們所要的關於將來和娜達爾亞同居的事的答覆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關於這個問題，爸爸，我要告訴你，切斷了的麵包是不能再合攏的，現在我再解釋這件事，你們自己也知道，我是有了孩子的人，要我拋棄這個責任我不能夠，這件事情的答覆就是這樣。現在是在邊境等候命令的時候了，並且我很快地要和這事見面，這就是說，我們不久將和奧大利開戰，聽說他們的皇帝已經到邊境來過，並且也查看過了，戰爭開始的時候，還有什麼田好耕呢，就是我，也許不再會活了，別的更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。」

娜達爾亞在公婆這裏生活和工作着，對於丈夫的回來，是沒有希望地等待

着。這些事都接觸着而壓迫着她的脆弱的心靈，她什麼也沒有寫給格黎高里過，可是家裏沒有一個人帶着同樣的悲哀和愁慮，在等待着格黎高里的信息的。

村莊裏是過着有規則的平常的日子。有從服役期內回來的哥薩克們，人們在工作日的時候，用工作來消磨時間，安息日的早晨却一家家大小小趕着去作早禱。街上有穿制服的和節日褲子的哥薩克們。有穿了各種花邊的長裙，走起路來揚起塵土的女人。緊包着身體的小衫和裙子，長而寬的袖子，發着陳舊的香味，從被汗染退了顏色的腋下的袖上，發出刺鼻的甜而又像芥味的女人的汗香。

在村莊的空場上，放着卸下來的車轅。人們趕着一羣羣的馬走來走去，空場上聚了大大小小的莊民。在消防棚子的旁邊，莊民做着從鄰近村上擔來的菜蔬的買賣，每種菜類，擺成長長的行列。在他們的面前，堆着一羣羣的孩子，正看着對這菜市傲然寧視的卸下了的駱駝。到處都是一堆堆的載着紅邊帽子的哥薩克們，和頭上結着各色頭巾的女人。駱駝慢慢地反咀着吃下去的草料，借以休息牠經常的灌水

工作的疲勞，發綠色的半睡眠狀態的眼睛，像鍍了錫似的無精打彩地睜着。

在黃昏的時候，腳步的聲音使街道都呻吟起來。在村場上充滿了唱歌和隨着手風琴的舞蹈。一直到深夜裏，取暖的乾樹枝燒盡之後，最後的歌聲，才向村莊的郊外消逝了。

娜達爾亞是不高興到村場去的，歡喜聽着董亞士珂講誠實的故事。轉瞬間的董亞士珂已成了在這羣裏的美姑娘，她是早熟的，正像一個成熟的蘋果。在這一年中，她已從童年走了出來，被捲入成年姑娘的隊伍裏。董亞士珂生得很像她的父親；短身材，褐色的臉。

十五個春天輕輕地過去了，她已長成細而圓的身段的姑娘。在她的心中，好像是藏着純樸的，真摯的童年和青春的混合體。她的小乳房，長得像拳頭一樣，明顯的，聳在她那小上衣裏面。寬肩，她那黑色的，長形的，微斜的眼窩，嬌羞地閃着星火，和水晶石般的蛋白色的眼白，像粒扁桃核呢。從村場回來之後，她把那非罪